



最精彩的时代 最真实的元朝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从草原奋起，挟强弓、跨铁骑，纵横欧亚，如入无人之境。兵锋指处，无不摧枯拉朽，在铸就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同时，也让人们再一次见证了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

昊天牧云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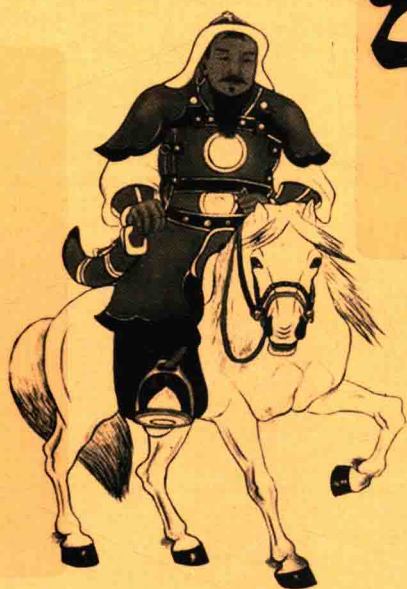
元朝那些事儿

「二代天骄卷」

壹



全新历史写作 流行文化读本
全程讲述蒙古帝国南征北战的铁血历史





铁木真一点儿也不怕，向他们射箭，冲在最前头的骑兵被一箭射中，落下马来。泰赤乌人想不到这个小孩的箭法居然这么精准，于是都勒住马头，不再冲击。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铁木真的消息了。可当铁木真的名字在草原上传开时，就搭着消灭蔑儿乞部的消息。这个消息对于别人而言，也许是个令人过瘾的谈资，但对泰赤乌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当然这套军制比起当时的金国和宋朝的军制而言，就显得太原始了。但作为草原部落的第一套军制，可以看得出铁木真的治军和执政的水平。这套军制一出，部队的纪律更加严明，结构更加趋于完善，不但让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也强化了他个人的权威。

中国工人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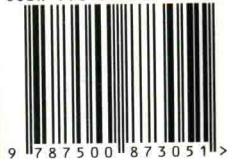


中国工人出版社微信



上架建议 畅销书/历史

ISBN 978-7-5008-7305-1



9 787500 873051 >

ISBN 978-7-5008-7305-1/K · 635

定价：45.00元



元朝那些事儿

——一代天骄卷——

壹

昊天牧云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朝那些事儿. 壹, 一代天骄卷 / 昊天牧云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9.11
ISBN 978-7-5008-7305-1

I. ①元… II. ①昊… III. ①中国历史—元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8614号

元朝那些事儿. 壹 一代天骄卷

- 出 版 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李 倩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印制管理中心)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32千字
版 次 2020年3月第1版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管理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黄金家族秘史 003
第二章	苦难的童年 035
第三章	草原上的连横合纵(上) 071
第四章	草原上的连横合纵(下) 104
第五章	成吉思汗 133
第六章	打西夏还是打金国? 163
第七章	取中都 197
第八章	灭西辽 228



引子



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关键历史人物的命运会在某个时间点发生令人惊奇的交集。

比如公元1162年。

这一年是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同时也是金国大定二年。

这一年，大宋南渡后第一代领导人赵构突然觉得当皇帝累了，就把位子传给他的养子赵昀，自己当了太上皇。他看来是真的“倦勤”了，这辈子从康王变成人质，又从人质变成皇帝，再造了大宋，手下忠臣多，奸臣也多；忠臣牛，奸臣也牛。结果是，奸臣得志，忠臣大多没好结果。把忠臣整完之后，还要保住半壁江山，继续偏安一隅，想想确实很累。

也就是在这一年，远在漠北草原斡难河上游地区的一个部落里，一个孩子出生了。

这个部落此时跟大宋没一点关系，这个孩子与皇帝赵构更没一点瓜葛。但这个相隔千万里的退位与孩子的出生在时间上无缝对接般的巧合，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一个暗示——一百二十七年后，正是这个孩子的子孙把赵家的子孙逼得跳海自杀，然后宣告大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从此进入大元王朝的新时代。

因为，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令全球人至今谈起还为之色变的成吉思汗。

当然，他刚出生时，并不叫成吉思汗，而是叫铁木真。

跟史上记载的很多开国皇帝的出生一样，铁木真的出生也很离奇。据说，他出生时手掌上凝聚着血脉，像红色的石头一样。在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他的老爸也速该刚打了一个大胜仗，俘虏了一个有名的勇士，叫铁木真。于是，他就直接把这个刚生下的孩子取名铁木真。这个没有文化的部落首领希望他的儿子长大后，也像这个俘虏一样是个大勇士。

其实，他们向来就是一个战斗的家族。

翻开他们的家族史，就是一部战斗的历史。



第一章 黄金家族秘史



五箭训子

铁木真虽然没读过史书，但仍然跟很多开国皇帝一样，喜欢把自己的祖先吹得十分神奇。比如，刘邦说自己是一个大怪物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里盘到他老妈的身上而生出来的龙种。铁木真的祖先也有类似的传说。只不过铁木真不像刘邦那样，把这个传说套到自己的身上，而是把这样的传说落在他的十世祖身上，使这个传说显得更遥远、更神秘。

铁木真的十世祖叫孛端察儿。说起孛端察儿的出世，其实就等于把蒙古人的历史从头说起。

与很多民族一样，蒙古人的起源也带着神秘的色彩。很多民族都把某个动物当成自己的祖先，如华夏民族说女娲是人面蛇身，说起来很离奇，听起来却很令人神往。蒙古人的传说很有大草原的特征。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美丽的斡难河畔，居住着一只青狼和一只白鹿。在某个十分浪漫的日子里，这两个家伙在河边偶遇，狼眼与鹿眼一接触，居然一见钟情，狼鹿合好，成为蒙古人伟大的祖先。他们的后代一直在草原上生活，谁也

没注意到他们，所以也没人记载一下他们的历史。只是传说狼的名字叫孛儿帖亦那，本来是天上的神仙，奉腾格的命令，降临大草原，毕生的任务就是繁衍蒙古人。因此，蒙古人有史可考的时间并不长，直至唐代才在书里找到蛛丝马迹。

史上记载的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蒙古人叫朵奔篾儿干。

他就是孛端察儿的老爸。传说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他和他的哥哥都娃锁豁儿一起唱着草原的歌去放牧。他的哥哥都娃锁豁儿是个神奇的人。据说他印堂上长着一只眼睛，有点像汉族神话里的二郎神——这只眼睛可不是白长的，而是一只有着特异功能的眼睛——只要抬眼一望，一百里内的事物都一目了然。兄弟俩在草原上玩耍，玩了不久，都娃锁豁儿睁开那只眼睛，向前望去。于是，草原、流水、百花、马群、百鸟都涌进他的视野里。他看着看着，突然有一群牧民赶着畜群顺着河流唱着歌走了过来。他急忙跟弟弟说了这个情景。

两人骑马过去，他们发现这帮牧民中居然还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哥哥见弟弟看得眼睛都直了，就说：“弟弟，这个女人真漂亮。要是她还没有嫁人，你就把她娶过来吧。”

他看到弟弟的脸红着，知道弟弟不好意思，就说：“你不好意思去问，我帮你去问。”

他跑到那队人中间，找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直接就问：“老人家，这个美女是你的什么人？”

老者说：“是我的孙女。”

他又问：“你的孙女肯定还未婚吧？”

老者点点头说：“她未婚。”

他说：“好啊。你看看那是我的弟弟，让他当你的孙女婿，不错吧？”

老者说他没意见，就是得看看他们两个。

朵奔篾儿干一听，立刻跑了过来。美女帅哥一见面，立刻像当初狼鹿相遇一样，谁也舍不得谁。

对了，这个美女名叫阿阑豁阿，是豁里秃马惕部落首领豁里刺儿台



篾儿干的女儿。这个部落原本生活在密林中，箭法十分了得，基本靠打猎维持生活。有一次，他们打猎过了界，打到别人的属地里，于是产生了纠纷，进而导致部落间的争斗。他们打不过人家，不得不迁了出来，到处流浪。在浪漫的流浪过程中，听说孛儿罕山下是个好地方，有清清的溪水、有宽广的草场，就拖儿带兵拉着帐篷过来了。于是就跟朵奔篾儿干偶遇了。

哥哥第二天就带着礼物来到老者的家里，把这个美女迎了过来，让她成了自己的弟媳。

接下来，这对年轻夫妻生了两个儿子。没多久，哥哥都娃锁豁儿死了，留下了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一当家，就看不起自己的叔叔，第一个活动就是闹分裂，赶着自己的马群离开了叔叔。

第二天，朵奔篾儿干外出，碰到了一个穷人。那个穷人已经饿得抬不起手来，就跟朵奔篾儿干做了一个交易——用自己的儿子换朵奔篾儿干一条鹿腿肉。朵奔篾儿干就带着那个小男孩回来。小男孩就成了他们的家奴。

可朵奔篾儿干突然早逝。阿阑豁阿就成了寡妇。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这个历史就没什么吸引人之处了。

成为寡妇之后，阿阑豁阿又生育了。当然，如果只生一个，还可以说是老公的遗腹子，虽然时间有点久远，但仍然可以辩称说是晚产。可晚产了一个，又接着晚产了两个，这就说不过去了。如果是在中原一带，这个漂亮的寡妇就无处安身。可这是在蒙古草原，别人再怎么讲，那是别人的事，阿阑豁阿仍然挺起胸膛做人，养育着她的五个儿子，靠自己的勤劳，依然生活得很幸福。

后来，她很快体会到，自己可以不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但她的儿子们不能在这些闲话里生活。尤其是这两拨儿子，前两个是有父亲的，根脉清清楚楚，而后三个却成了没爸的孩子。要是长期这样下去，孩子的心理阴影也太大了。更要命的是，自己前面的那两个儿子也有看法了。

这两个儿子的想法很快就被阿阑豁阿知道了。

她把前两个儿子叫到帐篷里，对他们说，你们一定对你们弟弟的来历感到奇怪吧？告诉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没有父亲。他们的父亲比你们、比草原上所有的父亲都牛得多。你们的父亲都是人，而你们弟弟的父亲不是人。

那是什么？

她一脸骄傲地说，“是神仙！你们老爸死后不久，一个头发金黄色、浑身发着白光的仙人飞进来，用手指摸着我的肚皮，一道白光就进了我的肚子，我就怀孕了，然后就生了你们的弟弟。前前后后，一共三个。所以，你们的弟弟是神仙所赐。你们不要再有什么怀疑了。”经她这么一划分，那三个从腰部出生的儿子，后来就成了蒙古人的黄金家族——尼鲁温蒙古人，而那两个大哥哥的后代只能是普通人了，叫都儿鲁斤蒙古人。

那两个儿子当然不敢当面说什么，但内心肯定是不相信的。

她大概也知道这两个儿子的心思，怕这两个儿子以后对三个弟弟不利。

她的第五个儿子就是著名的孛端察儿。她最喜欢的也是这个小儿子。可孛端察儿的哥哥们却不怎么喜欢他。因为他看起来比其他人笨，智力有点低。哥哥们经常欺负他。只有他的老妈说他的后代会有大出息。但人家能信吗？

后来，阿阑豁阿老了，知道自己人生最后一步已近在眼前。她觉得此生没多少遗憾，唯独怕她的几个儿子在她死后闹矛盾，于是就把五个儿子召集起来，拿出五支箭，分给他们每人一支，让他们把这支箭折断。

五个儿子拿着箭，听到老妈的这个命令，随手一折，箭杆无不应声而断。他们手里拿着断箭，望着老妈。

阿阑豁阿严肃地叫他们把断箭扔了，再取出五支箭束成一捆箭，叫他们把五根箭同时折断。五个儿子用力折箭，撑得脸都红了，但五支箭都没有折断。

她叫儿子们住手，然后问，“你们知道我叫你们这么做的意思了吗？”

儿子们都摇摇头说：“这能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折不断这捆箭而已。”



她一声长叹，说：“你们都是从我的肚子里生出来的，都是我的儿子。如果你们像刚才那五支箭那样，一支一支地分开，不团结友爱，各干各的，你们就会像那些箭一样，不费力地就被折断了。如果你们能像那束箭一样，团结成一股绳，齐心协力，任何人都奈何不了你们。你们就会成为草原上最强大的势力。”

这个故事就是草原上著名的教子折箭的故事，至今仍然流传着。

阿阑豁阿说过这番话后不久，就逝世了。她深信她的这个很有哲理的教导，儿子们会牢记在心上，然后永远团结一心，让自己的子孙繁荣昌盛，成为草原上的无敌部落。可她才死了没几天，几个儿子就闹着分家。她有五个儿子，按规矩，不管动产和不动产，都得分成五个等份，每人一份。可最后只分成四个等份，四个哥哥各拿了一份，平时老妈最疼爱的老五却在那里看着四个哥哥分财产。

四个哥哥不让他分财产，并不是说他没资格拿财产，而是欺负他蠢，直接就忽略了他的存在。他老妈肯定希望那四个哥哥能当他的保护伞，不让别人欺负他。哪知，别人还没有欺负他，哥哥们就先欺负他了。他居然没作声，站在那里，傻乎乎地看着四个哥哥把老妈的财产扛走，把老妈留下的马牛羊都赶到他们的帐篷里，个个一脸灿烂的笑容。

直到哥哥们把财产瓜分完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帐篷里，除了他自己以及一匹可怜的老马外，没有别的东西，吃饭睡觉都成了问题。如果是别人，肯定会惊慌失措，去找哥哥们又吵又闹。

如果孛端察儿这么做，那他就不是成吉思汗的老祖了。

他转头看了看那匹老马——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够自由支配的财产。这匹马不但年纪大、尾巴短，而且还患有脊疮，就是送给哥哥们，估计哥哥们也懒得要。但他需要它。

他站在老马旁边，说：“贫贱富贵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些钱财哪值得一提”（“贫贱富贵，命也，货财何足道！”）。当你听到这样的话时，你还认为他是智障人士吗？他接着又长叹一声：“过去我们五兄弟是紧在一起的拳头，现在却变成了五根张开的指头。我守在这里还有什么用？”

然后，他骑着这匹可怜的老马顺着河边毫无目的地走着。后来，这匹可怜的老马驮着他来到一个叫八里屯阿懒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也就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新驻地。吃饭问题立刻摆在他的面前。他游目四顾，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送进嘴巴的东西。可是那双犀利的眼睛搜寻了大半天，除了蓝天白云，除了身边的老马，他没看到一样可以吃的东西。他真的有点绝望了。

正在他做着等死的姿态时，眼前出现了让他起死回生的一幕：一只苍鹰从遥远的天际飞来，急赴草丛中，一阵猛烈的扑腾，猎取了一只野鸡，然后就地大吃起来。

孛端察儿灵机一动，拔了老马的尾毛，做成套子，居然把苍鹰捉住了，然后把它驯服，让它为自己猎取食物。

孛端察儿在那里盖了一间草棚住了下来。他每天用手臂架着那只苍鹰到处打猎，打了很多野兔、野鸡之类的禽兽，日子过得还不错。过了几个月，有几十家寻找水草的草原人家从统急里忽鲁草原上迁过来，成为孛端察儿的邻居。孛端察儿就用自己的猎物跟他们做交易。当然这个交易很简单，就是用猎物换他们的马乳。

日子过得很简单，好像什么波折都不会发生。

但有一天，孛端察儿的二哥突然想起他的这个小弟弟。他清楚地记得，分家那天，他的弟弟骑着那匹老马顺着斡难河走了，什么也没有带，到现在仍然没有回来。他抱着万分侥幸的心态，决定顺河去找一找，或许会在哪个角落里找到这个小弟弟。他估计，即使找到了这个弟弟，这个傻弟弟不是奄奄一息，也会是胡子拉碴的形象。

二哥顺河而下，先碰到了那一群统急里忽鲁的牧民，便向他们打听：“有没有碰到一个骑着短尾病马的人？”

那些牧民说，“他不光有一匹病马，而且还有一只鹰呢。他每天都来我们这里喝马奶，然后回去。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居住在哪个地方。不过可以教你一个方法，保证可以找到他。他是打猎的好手，他的住处有很多翎毛。风起的时候，那些毛就会飞起来。你顺着毛飞的地方就可以找到



他了。”

正说着，西风大起，羽毛似雪片飞满空中。

牧民说，“看啊，他肯定就住在这附近。你再等一等，他就来了。”

正说着，河边走来一个人。大家定睛一看，正是孛端察儿。

二哥立刻把他带回去了。

半路上，孛端察儿突然对哥哥说，“统急里忽鲁的这些牧民，现在连个首领都没有，只是一群自由散漫的牧人。如果我们用武力对付他们，完全可以让他们归顺我们。我们就成为老大了。”

他的二哥一听，看来老妈说得真对。这个弟弟只是看起来像个傻子，其实不但一点不傻，而且智商高得很。这番话可不是一般话啊，他立刻表示赞同小弟弟的话，回到帐篷之后，马上着手准备。他挑选了一批强壮的汉子，对弟弟说，“你带他们过去吧。”

那批牧民突然看到他们往日的邻居带着一批肌肉发达的汉子向他们发动战斗，哪敢应战。于是，统统当了俘虏，成为孛端察儿的手下。

孛端察儿就这样成了老大。这个老大也跟别的老大一样，发达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娶几个老婆。

孛端察儿的思想当时还不算复杂，他得的第一个老婆是个孕妇。跟他生活没多久，这个事先已经怀孕的美女就产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为札只刺歹，是札答阑氏的祖先。当然，算是外姓人的儿子。不久，这个美女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虽然继承了孛端察儿的基因，但因为老妈是掳来的美女，因此就给这个儿子取名为巴阿里歹，意思是捉拿来的人——实在太有纪念意义了。由此可知，后来也速该给儿子起名叫铁木真，完全可以从其老祖宗那里找到传统。这个儿子成为巴阿邻氏的祖先。

孛端察儿也跟中原王朝一样，将儿子们分成嫡出或庶出。除了被掳来的美女外，他还有一个正妻。这个正妻生的儿子叫八林昔黑刺秃合必畜。孛端察儿娶这个妻子时，他岳父岳母给的嫁妆里还包括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后来也给孛端察儿生了一个儿子，叫沼兀列歹，是昭烈氏的始祖。虽然孛端察儿很喜欢沼兀列歹，让他参加悬肉祭天典礼，但他仍然指定八林

昔黑刺秃合必畜做他的继承人。因为这个儿子是他正妻所生。

孛端察儿的这几个儿子，为其部落之后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撒手归天后，八林昔黑刺秃合必畜当了部落的老大，除生了个继承人外，史书没有其他记载。他的这个继承人叫咩撚笃敦。

咩撚笃敦同样没干出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来。但他娶了一个强悍的夫人，生了七个儿子，保持着蒙古人旺盛的生殖能力。他们一口气生了七个儿子之后，咩撚笃敦便英年早逝，留下一大堆儿子和漂亮而强悍的老婆。他这个老婆叫莫拿伦（注意，不是拿破仑）。有一次，她坐车出去玩，看到一群小孩在田里挖草根吃，个个吃得有滋有味。她认得这些孩子是押刺伊而部族的，她也知道这个部落很牛，惹不起，可她仍然大发脾气，指着那些孩子骂：这田是我儿子跑马的地方，不是你们挖草根的地盘。你们居然敢破坏我儿子的跑马田，我就敢碾死你们。当下驱车便向那些小孩碾过去。那些吃草根的孩子哪避得开，一时被莫拿伦碾得或死或伤。

押刺伊而部当然很气愤，当场把她家的马群都赶了出来。她的六个儿子听说之后，也不好好计议一番，连盔甲也不穿，直接就跑过去追。莫拿伦知道后，深知不穿盔甲出去战斗的后果是很严重的，马上叫儿媳妇们赶紧带着盔甲赶过去，但还是晚了。当儿媳妇们的盔甲还在半路，战斗已经结束。战斗的结果是，她的六个儿子毫无悬念地被人家当场砍死。

但押刺伊而部还不罢休，乘胜而来，举着武器，到她的根据地里大砍大杀一番。

押刺伊而部血洗莫拿伦部后，唱着凯歌回去了。他们以为莫拿伦的后代已经彻底被铲除。其实，还有两个人活了下来。

第一个人叫海都，他是莫拿伦的长孙，当时还是个小孩子。事发之时，他正好在现场，是他的乳母把他藏了起来。第二个人叫纳真，是莫拿伦的第七个儿子。因为他此前已经到八刺忽部的一户百姓家入赘为婿，根本不在血案发生地，因此也保住了性命。纳真很快就知道自己家人被别人血洗了，全家老少此刻已全部丧生，赶紧跑回去看。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家破人亡的血腥画面。所有的青壮年都死掉



了，整个部落只剩下十几个老太婆，满嘴漏风地向他控诉着。当然，还有他的侄儿海都。

纳真当时的悲愤之情可想而知。但他并没有像他的老妈那样，大发一通脾气之后，举着刀大喊大叫着去报仇。那样做，最后也只能像老妈那样，自寻死路。

他在那里想办法。

这时，他大哥的那匹黄马带着套马杆逃了回来。他灵机一动，就骑了这匹马，做出一副去放牧的样子，向押刺伊而部走过去。

半路上，他看到两个人骑着马正悠然地走着，看上去是父子二人。

再定睛一看，一个人的手臂上还架着一只老鹰。纳真虽然不认识那两个人，但他认得这只鹰。这只鹰是他哥哥的。由此，他断定这两个家伙就是他们家的仇人之一。纳真不是莫拿伦，虽然心里愤怒，但却很冷静。因为对方有两人，要是像他老妈一样，怒火冲冲地上去，跟送死没什么区别。他现在的任务是报仇，不是来送死。

他不动声色地纵马过去，先跟那个年轻人搭话，说，“有一匹红马带着一群马向东方逃跑了，你看见了吗？”

那个年轻人说，“没看见啊。我也问你一个事，你一路走过来看到有野鸭吗？”

纳真一听，心想，现在你问我有神仙我也说有啊，于是，立刻说，“有啊。怎么会没有呢？”

年轻人说，“你能带我过去吗？”

纳真心想，我老早就想带你过去了，说，“当然可以啊。”

于是，那人便跟着纳真去打野鸭。纳真带着那年轻人走了一会儿，觉得离年轻人的老爸已经很远了，可以动手。

年轻人还在问，“野鸭呢？怎么没见野鸭？”

纳真突然一指，说，“那不是吗？”

年轻人把颈脖伸得长长地向前看，纳真一刀朝那个长长的颈脖砍过去。年轻人还没有看到野鸭，就倒到地上死了。

纳真又返回去找年纪大的骑者，用同样的办法骗他。

那人说，“我儿子在哪里？”

纳真指了指前方，说，“他正射野鸭呢。”

那人说，“他为什么躺着这么久还没起来？”

纳真一脸坏笑地说，“他的鼻子流血了。”

那人就大骂起来，“鼻子流血也需要躺下来吗？难道还要让我做担架抬他回去？”

纳真说，“你当然不用做担架了。”一刀过去，把那人杀于马下。

纳真杀了这两人之后，又往前走。到了一座山下，他看到几百匹马，而放牧的只有几个小孩子。这些小孩子正在草原里做游戏。他们的游戏很简单，就是用动物的骨头掷着玩。他坚信，这些小孩子正是仇人的后代。

他爬到山上去，察看四周，确认附近没有大人。于是，他果断下山，把这些小孩子全部杀掉，然后架着他哥哥的鹰，把那几百匹马全部赶回去，召集那十几个老太婆，带着他的侄儿海都，连夜离开根据地，到八剌忽住了下来。



草原上的改革

纳真带着这一群人在这生活了若干年。海都长大后，他就宣布让海都当老大，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可汗。当然，这个可汗也仅仅是蒙古部落的，而不是蒙古大草原的大汗——当时蒙古大草原上，有多个部落，大家都在凭实力吃掉其他部落壮大自己的力量。只是这些部落的力量都还没有做强做大，虽然常常发生流血冲突，但规模却不大。海都虽然称汗，但算起来，地盘也就巴掌大，势力并不雄厚。然而作为蒙古部落第一个可汗，其意义完全可以算是划时代的。

海都曾目睹自己一家人被押刺伊而部斩尽杀绝的场面，心里装满了仇恨。他当老大不久之后，很快就让自己的部落强大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势力足够大之后，立即启动复仇之战，带着自己的军队向押刺伊而部进攻。